

刑部各司判例卷三

娶親屬妻妾

刑部等衙門謹奏，爲審擬具奏事。准順天府奏送宛平縣民人史從志商同伊妻李氏將史李氏勒死並史靈科收弟婦史李氏爲妻一案。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交刑部。欽此。據該府尹將史從志等解送到部，查閱原奏，據宛平縣驗得史李氏左太陽、左腮腋各有墊傷一處，左額頰偏左有浮皮抓傷二處，咽喉近上紫赤繩痕一道，合面八字交委係被勒身死等情。臣等隨提犯會同研鞫。緣史從志籍隸宛平，娶妻李氏，在三岔澗地方居住。史從志之祖史國瑞生子三人，長史靈芳，次史靈科，三史靈魁。史靈芳無子早故。史靈科娶妻李氏，生子史從志。史靈魁娶妻李氏，生子史從信。史靈科之妻早故，並未續娶。嘉慶元年，史靈魁病故。至三年間，史靈魁之子史從信亦因病身故。史李氏孤苦無依。史靈科因無妻室，輒起意欲收史李氏爲妻，以便同居過度。史靈科即向商史李氏之弟李泳年，並告知該處地保杜興，未曾攔阻。史靈科隨收史李氏爲妻。史李氏與史從志夫妻素不和睦，時常吵鬧折磨。本年十月內，史李氏因天氣寒冷，至史從志屋內同睡熱炕，史靈科自往村中廟內借寓。是月二十一日起更時分，史李氏在炕頭熱處先睡，史從志因身穿衣服單寒，令史李氏讓給熱處，史李氏不依，向史從志撞頭爭鬧，旋各就寢。

至二更時，史李氏睡熟。史從志憶及史李氏屢次將伊夫妻折磨，難以跟同過度，起意將史李氏勒死。與伊妻李氏相商，李氏因史李氏常與吵鬧，亦即允從。史從志隨下炕取繩子一根，乘史李氏睡熟套入項頸，挽成活結，令伊妻李氏幫同拉勒，史李氏被勒驚醒喊嚷救人，並用手將史從志臉上抓傷。史從志與李氏各執繩頭用力拉勒，史李氏登時殞命。鄰人吳連聞聲趨至，見史李氏已死。向史從志夫婦查明，史從志不能隱瞞，告知前情。吳連隨往廟內向史靈科告知，並通知該處地保杜興，將史從志、李氏拿送宛平縣，究出史靈科收弟婦史李氏爲妻，將該犯等詳送順天府尹奏送到部。審據該犯等各供前情不諱。研訊史從志、李氏堅稱實因屢被史李氏折磨吵鬧，起意商同勒死，並無另有加功之人。史靈科收伊弟婦李氏爲妻，委係鄉愚不知例禁，亦無別故。再四研鞫不移，案無遁飾。查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又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又弟亡收弟婦者，各絞。等語。此案史從志之父史靈科收伊嬸母史李氏爲妻，係屬兄收弟婦，律應離異。不得謂爲史靈科繼妻，即不得謂爲該犯繼母。惟史李氏本係該犯期親嬸母，今被該犯起意同伊妻李氏將史李氏勒斃，應即按謀殺期親尊長律定擬。史從志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李氏本係史李氏侄婦，服屬大功，該氏聽從伊夫史從志幫同將史李氏勒斃，亦應仍按服制定擬。李氏合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律，擬斬立決。史靈科於嘉慶三年伊弟史靈魁身故後，收弟婦李氏爲妻。彼時年已六十，曾經向李氏之弟李泳年相商，並告知地保杜興，均未攔阻，以爲事屬可行，隨收李氏爲妻。雖鄉愚無知，究屬亂倫，自應照律定擬。史靈科

合依弟亡收弟婦者絞律，擬絞立決。史李氏改嫁夫兄，按律應絞決。業已被勒身死，應毋庸議。李泳年於姊夫史靈魁故後，史靈科欲收伊姊爲妻，並不阻止，應與知情不阻之地保杜興俱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吳連查知史從志夫婦將史李氏勒斃，即向地保杜興通知，將史從志等拿送，並無不合，應予免議。所有臣等審擬緣由，謹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恭摺具奏請旨。嘉慶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史從志着即凌遲處死。李氏着即處斬。其史靈科一犯，收弟婦爲妻，按律本應絞決，但律又載，兄姦弟妻和者絞決。原以重倫紀而杜邪淫。今該犯收弟婦李氏爲妻，時曾與其弟李泳年商明，並告知地保。核其情節實係鄉愚不知例禁，並無先姦後娶情事。若與兄奸弟妻者一律絞決，未免無所區別。史靈科着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嗣後有似此兄收弟妻，審明實係鄉愚無知，誤蹈瀆倫之罪者，俱着照此案辦理。餘依議。欽此。

禁止師巫邪術

刑部謹奏，爲遵旨核議具奏事。內閣抄出陝西道監察御史甘家斌奏，西洋天主教蔓延無已請敕部嚴定治罪專條一摺。嘉慶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西洋人在京專令其推步天文算法，不准出外滋事。伊等素奉天主教，是其國俗。若祇以本國之人自傳本國之教，原可不必深究。乃竟敢誑惑內地民人，遞相傳習，致爲人心風俗之害，則不可不嚴設例禁。前次屢示懲創，未經詳立科條，着交刑部核議具奏。